

老鬼 | 文库

血色黄昏

老鬼◎著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血色黄昏

老鬼◎著

全新增订本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血色黄昏/老鬼著. —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0. 10

(老鬼文库)

ISBN 978-7-5133-0091-9

I. ①血… II. ①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97805号

血色黄昏

老鬼 著

责任编辑: 何 睿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封面设计: 老 俚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883108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汉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00×1000 1/16

印 张: 34.75

字 数: 500千字

版 次: 2010年10月第一版 2010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091-9

定 价: 39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第一章 大草原上的新生活开始了 / 001

我们没有通过学校分配，自己偷偷跑到内蒙古，并成功地在大草原上落下了脚，离开学校后的第一个目标终于拿下来了！我们从没有路的地方，硬是闯出了一条路。写血书万岁！热血万岁！新的生活开始了！

第二章 凄婉的歌声送我去牢房 / 043

为了一个小小的马车驭手，六十一团出动了一个班的全副武装，由政委、团长亲自率领抓捕，严肃又滑稽。我不觉得害怕，只觉得荒唐，像是观看一出恶作剧。感觉自己将一个人在荒凉寒冷的原野跋涉，前路漫漫、吉凶难料，耳边又似乎响起了凄婉的歌声。

第三章 “一打三反”中的现行反革命 / 139

一想到自己变成了政治犯，心里就发毛。它的可怕在于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九七〇年，对反革命最不客气，宁可错抓一千，也不放过一个；更在于，它没有一个客观尺度，完全随领导人的好恶沉浮而变化。要从政治上整一个人太容易了，连一个小麻雀都能被打成反革命，全国共诛之，何况一个大活人？我成了共产党的敌人，成了八亿中国人民的敌人。

第四章 知青的热血心肝温暖着草原 / 215

独自呆呆地望着石头山西面的天空。地平线上的太阳变成了一个轮廓模糊的血球，那鲜红令人为之一震，给万里寒空带来了一丝暖意。就像青年的热血心肝，挂在寒冷的天边，温暖着隆冬的草原。这一幅血色黄昏的画面，我永远也忘不了。鼻子酸了，感觉特别惨烈，很想哭。

第五章 把自己封锁在石头山里 / 301

反革命真是猪狗不如。一到有人的地方，就感到了自己身份上的耻辱，就感到了自己是全团三千名知青之外的一小撮，就成了最低等的贱民。从此，再也不到团部去了。小青年们的“政治觉悟”或曰见风使舵寒了我的心，我这个反革命也成了一面镜子，照出了许多人的真实嘴脸，干脆把自己封锁在石头山里，完全与世隔绝，叫谁也没法伤害我、冷淡我！

第六章 六十一团终于输了 / 397

六十一团输了！我终于摔倒了它。毒蛇一样的反革命帽子终于去掉，再也不必当众深弯老腰挨斗，头几乎碰着膝盖，一副卑怯相；再也不必发着高烧也不敢休息，拼命打炮眼儿、抱石头来表现积极；再也不必一天玩儿命砍四百棵树，让人打成独眼龙也不能还手，还得上台陪斗；再也不必顶风冒雪跋涉上访，缩在牛棚里偎着小牛犊睡觉……我终于可以和别人平起平坐了！

第七章 漆黑的夜晚 / 473

她待过的地方，空气清新扑鼻；她坐过的地方，只要坐一会儿就能感到股股热流；她摸过的物品，全都散发着淡淡芬芳。我真的和自己心中的那个神永远分开了吗？真的稀里糊涂找了一个根本不爱自己的人当偶像，做了七年美梦吗？追求了七年的女神，最后给我的只是这样一个漆黑的夜晚。我使劲儿地擦着偷来的瓜子皮儿——一把神圣的废物。

尾声 再见锡林郭勒草原 / 541

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六年，整整八年时间，我一直在这块土地上挨整，但依然热爱着它，依恋着它。八年前，曾欢迎过我的锡林郭勒草原凛冽的寒风重新吹着我、撕裂着我，心里却十分温暖。草原让我明白了，靠拳头摔跤这条路行不通，把褡裢留给草原吧！

第一章

大草原上的新生活开始了

我们没有通过学校分配，自己偷偷跑到内蒙古，并成功地在大草原上落下了脚，离开学校后的第一个目标终于拿下了！我们从没有路的地方，硬是闯出了一条路。写血书万岁！热血万岁！新的生活开始了！

去内蒙古锡盟草原

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七日晚，我们几个四十七中的同学从西直门火车站悄悄地离开了北京，奔内蒙古锡盟草原。

因为是自己跑去的，那边很可能不要我们。为表示我们上山下乡去内蒙边疆的诚意和决心、感动当地管事的，我们决定到张家口后，徒步走到锡盟首府锡林浩特。

从张家口到张北八十多里地，我们顺利地走完，虽然荒凉还能忍受，沿公路边的小村落稀稀落落不断。出了张北，就到了坝上，即所谓的内蒙古高原，气候明显见冷，人烟更加稀少。我们五人都戴着五十年代的蓝棉帽，放下了帽耳朵，呼出的热气把帽耳朵边上染白，默默地沿着一望无际的公路向北行进。

塞外荒野，名不虚传，又荒又野，四周全是贫寒的土地，光秃秃、苍茫茫、灰土土，走十几里地也见不着人，只间或有几间破旧的土坯房。

天气阴惨惨的，飘着稀零零的雪花。我们的心里却热乎乎的。毕生中开始了新的一页，离开学校踏上社会，没有老师和家长管，完全独立自主了！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，一定要拿下来！顶着凛冽的寒风，沿着看不见头的公路，坚定地向北走着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的命运就捏在自己的手心里，就看我们的腿能否坚持住，走到锡林浩特去。

傍晚，在路边的一个车马大店住下了。店里昏暗、肮脏，弥漫着旱烟味儿。

在伙房里，我们围坐着，头一次吃着莜面饸饹。那伙房的地上堆着柴火，污黑的房顶，污黑的墙，污黑的锅盖。

我咬着牙吃下这玩意儿。虽然店主讲这是当地人过节才吃的饭，是对我们北京来的学生的特别款待，可那股古怪的味道，感觉实在是一般般。

金刚偷偷对大家说：“厕所全是羊膻味儿，好可怕！能呛你一跟斗。”

果然，大车店的厕所和北京的完全不一样，那是在一个深坑上架一块木板。木板要是塌了，人就会掉到粪坑里去。下面的粪橛子冻成了一个宝塔般的冰柱，散发着刺鼻的羊膻味儿。这还是冬天，夏天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。

晚上，我们睡在了一张大炕上，静静地听着大车老板子吹牛、抬杠、聊老娘儿们。

金刚担忧地问：“如果不要我们怎么办？听说那地方已经停止接受知青了。”

“我们是响应毛主席号召，他们应该欢迎。”雷厦充满信心。

“对，咱们的大方向正确，符合形势。”徐佐表示同意。

金刚仍不放心地说：“可人家不要你也有人家的理由。我不相信全国这么大，谁去了他们都会要。”

“别瞎发愁了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”我说。

徐佐满怀信心地说：“咱们肯定能成功！”他外表纤细，特爱看书。

“巴达以地（吃饭），巴达以地……”金刚反复背着刚学来的蒙语。

吴山顶认真地看着《养马学》。

听说我们要步行到锡林浩特，那几个大车老板都瞪大了眼睛，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们。

“不行！不行！越往前走，人家越少。大冬天的，你们找死啊？”

“北京知识青年去锡林浩特都是坐车过去的，哪听说有步行的？你们可别走着去，大草原上五六十里地没人烟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要出事儿的。”

当地老乡们给我们泼了一瓢冷水。

我有点儿没主意了。本来想靠走到锡林浩特的“壮举”来说服那边的人接受我们，如果没有了这个“壮举”，对方还能要我们吗？

雷厦沉思道：“老乡们说得对，我们不能再走了。明天一定设法截个车。在大草原上不比内地，上百里没人烟，徒步走容易出事儿。人家老乡们都是当地人，有经验。”

我说：“好吧。能截车就截车，不能截就继续步行。”

外面，那凄厉的寒风在嘶叫，感觉这个低矮破旧污黑的大车店那么的温馨。我们互相挤着，一股劣等烟草、羊皮袄、莜面的混合气味儿把我们送入了梦乡。

次日，在漫长的公路上，我们背着背包，顶着严寒，继续向北行进。公路弯弯曲曲，没有尽头。

公路上的汽车零零星星的，并不多。好！身后终于传来汽车声。雷厦站在路中央挥动着双手。解放卡车跑到了他跟前，只好停下。

司机不耐烦地瞪着眼睛说：“你不要命啦？个球泡的！”

“同志，拉我们一截吧。”雷厦不卑不亢地喊道，走到了驾驶室前。

“不拉。”

那司机趁机加大油门，卡车狂吼着开走。我们只好狠狠地向远去的卡车吐着唾沫，臭骂这王八蛋司机，继续一步一步向北走着。

截了一辆又一辆车，碰了一个又一个钉子。自从大串联后，我们就养成了扒车的习惯，能蹭就蹭，不爱花钱买票，反正咱们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，大方向绝对正确，自信凭我们的本事，早晚能截个车。

走啊走啊，走得脚板直疼，漫长的公路蜿蜒蜒蜒，人烟罕至。我们领教了内蒙古大草原冬天的威力。知道再往下走下去，没戏，必须截个车。

这就全靠雷厦了。我们五个人里，徐佐的社交能力也还可以，但在雷厦面前就是小巫见大巫了。雷厦的头脑、口才、表演力等综合社交技能没人能比，最能拉下脸求人，最能忍受一张张冷面孔。截车是个本事，我就不行，脸皮薄，怕挨尴，口才差，缺少亲和力。雷厦敢大大方方地站在路中央，一趟一趟地截，手舞足蹈地呼喊，叔叔大爷地猛叫……

终于，雷厦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，截停了一辆车。

“老同志，拉我们一截儿吧。我们是北京来的知识青年，从张家口走到这儿，已经走了三天了。很累很累呀，真的，请拉我们一截儿吧！我们要去锡林浩特。”

“你们从张家口走到了这儿？”那老司机非常惊讶。

“还骗你？”雷厦那张漂亮的脸给冻得像红萝卜一样。我们几个小青年站在严寒中，个个棉帽上都沾着白霜，可怜巴巴地望着他。老司机感动了，温和地说：“上来吧。”

雷厦对疲惫的金刚和山顶说：“你们岁数小，先上。”

我们五人欢笑着，像小鸟儿一样快乐地爬上了车。

这辆挂着篷布的卡车在草原上颠簸着、疾驰着，一口气就把我们拉到了锡林浩特。

大街上刷着醒目的大标语：“深挖猛揭锡盟内人党的盖子！”“彻底肃清以乌兰夫为首的一小撮内人党分子！”“挖肃是内蒙当前斗争的大方向！”“高万宝扎布罪该万死！”

我们是私自跑来的，必须先要得到盟知青办的批准，才能给我们分到牧区。晚上，我们暂住在锡林郭勒盟中学。

在盟知青安置办公室，山顶用塑料鞋底儿刻的假公章发挥了威力。

内蒙锡盟有关部门：

兹介绍我校学生林胡、雷厦、徐佐、吴山顶、金刚等人前去联系插队落户事宜，请予接洽。

北京四十七中革委会
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七日

办事员认真地看完了介绍信，一点儿也没有怀疑它是假的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真是很抱歉了，我们锡盟的安置任务已经完成，现在没有力量再接收了。”

“可我们听说，下面很多地方缺人，都希望再分来一些知青呢。”

“是缺人，我们这儿来个两万三万的都还缺，但关键是经费问题。没有经费，你让我怎么安置？一个知青的安家费是四百五十元，我们这地方已经接受了四千多北京知青，早已超过了预算。”

办事员的眼睛很大，炯炯有神，手洗得白白净净的，态度坚决，毫无通融余地。

我们失望而归。次日又来到盟安办，继续和办事员软磨硬泡。

“同志，求求你了，收下我们吧！”雷厦央求着。

“我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之路，您帮帮忙吧。”金刚说。

“我也不反对你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。你们可以找一个愿意接收你们的地方，但我就是没钱安置你们。没有安家费你们干不干？”

徐佐随口就说：“可以啊，没有安家费也行，只要接受我们。”

办事员微笑道：“没安家费，你们的御寒用品怎么解决，冻坏了谁负责？”我们五人面面相觑。

“哼哼，安置一个人，是要花钱的，可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”

“我们又是徒步走，又是截汽车，又是睡大车店，历经千辛万苦才到了这儿，你就帮我们想想办法，通融通融嘛！”我生硬地说。

“唉！”那办事员瞥了我一眼，“真没法通融啊。盟里已经通知了，停止接受零星的自己跑来的知青。你们要是有意愿可以找领导去。”

……

夜晚，我们在盟中宿舍研究对策。

雷厦忧虑地说：“咱们得赶紧想办法，每人带的钱都不多，整天下饭馆最多能坚持一个礼拜。”

金刚说：“是啊。锡林浩特的饭馆邪贵，最贱的菜也六七毛一盘。”

我说：“我和山顶都是从学习班里逃出来的。不管这边接受不接受都得硬着头皮闯了，哪怕是赖在这儿，反正死活不能再回学校了。工宣队恨死了我们，回去绝没好下场。”

吴山顶的眼珠闪了闪：“听说盟军分区赵司令员的儿子就在盟中学，我们和他儿子套套近乎，想办法让赵司令员批一下，不就行了？现在全锡盟他说了算。”

雷厦想了想，补充道：“我们每个人写一份血书，面呈给司令员，保准成功。”

“对，好主意！”我高兴地说。

徐佐连连点头道：“有戏！有戏！”

山顶说：“我负责跟他儿子联络。”

次日。山顶真找到了那个十三四岁的孩子。这小孩眉清目秀，文文静静的，穿一身干净的棉军装，一看就是军队干部子弟。

“小鬼头儿，我们是从北京来的，交个朋友吧。”

对小城市的中学生来说，北京来的红卫兵很有魔力。再加上山顶送了他一个特大个儿的主席像章，有墨水瓶那么大，金光灿灿，小孩儿异常喜悦，一下子就被征服了。

“嘿，你们这儿跳不跳忠字舞？”

“不跳。”这孩子腼腆地说。

“看过老太太跳忠字舞吗？特神，好玩儿着呢！来，我给你表演一下。”

山顶认真地学着小脚老太太跳了一段忠字舞，手舞足蹈，装着罗锅、瘪嘴、迈八字步、颤颤巍巍，把那孩子逗笑了。真没看出来，山顶很有表演天才。

“小鬼头儿，你爸爸晚上在家吧？”

“平时都在家，有时候去开会。”

“好，那我们要到你家去找你爸办点儿事儿，到时候你得给我们开门，引见引见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

“我们也没有什么特殊要求，就是想下牧区插队落户，你给我们说点儿好话，让你爸帮帮忙。”

“行。”

……

晚上，在盟中学杂乱的男生宿舍，我们开始准备血书。

割！打起仗来，命都可以牺牲，还在乎这点儿血？我拿起一把电工刀，给自己的左手指来了一下，血汨汨冒出，用手指蘸着血写道：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，心甘情愿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保卫和建设祖国边疆的事业，请接收我们吧（大意）！字迹歪歪扭扭的。

每人都用这把刀割破手指，写了自己憋在心中最想说的几句话。

诚然，给自己手指头上割开一个口子不是多困难的事，青年人喜欢干点儿拔刀见血的举动。但这毕竟不是割猪肉、羊肉，而是要划开自己身上平滑完整的一块肉，也需要一点点勇气。

第二天，我们来到了盟军分区的大院，找到了赵司令员的家。

那小鬼头儿很热情地打开了门，把我们带到了他父亲面前。

“啊，你们都是北京来的红卫兵，欢迎欢迎。”

我们坐下后，由雷厦开讲，他从容不迫，侃侃而谈：“赵司令员，我们从心眼儿里喜欢内蒙古大草原，真心地想来这儿插队落户，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。但盟知青办却以没经费为理由，拒绝接收我们。现在我们身上的钱很少，坚持不了几天，就要没饭吃了。希望您能批示有关单位接收我们。这是我们写的血书。”

五张血迹斑斑的纸，给了赵司令员一个很大的冲击，他感动地说：“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我反对你们这样干。你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从北京来到内蒙古草原，精神可嘉，我们当然要支持，完全支持！”他马上掏出钢笔，在我们的一份血书上批示道：“请盟知青办予以安置。”并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
赵司令员是一个老八路，很和气，没架子，面貌端正，跟他的鬼头儿子一样，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。

有了赵司令员的签字，盟知青办立即改变态度，当即开了介绍信，把我们分配到西乌旗高勒罕牧场。

经过千辛万苦，我们终于成功。

哈哈，我们总算不会再灰溜溜地折回北京了，像姜傻子那样，计划步行到西藏落户，最后却连河北都没出，就被民兵抓住，值钱的东西被一扫而光，被迫悄悄折回学校，在同学中间威信大跌。

高勒罕牧场位于西乌旗东北方向两百里地，与西乌旗同级，是一个县团级单位，但其场部的荒凉破旧，超出了我们的想象。全牧场只有场部办公室是唯一的砖房，其他都是土坯房，也就有数的几排，西侧还有一小片地窝子，远远不如内地的一个村落。小卖部只有一间屋子，来买东西的牧民稀稀落落，

货物更是少得可怜，连西乌旗产的简陋黑糖块儿都成了好东西，被牧民们互相转告，争着抢着买。

印象最深的是那个群众专政大院：一个大马厩里面挖了一排地窝子，关着四十来个牛鬼蛇神，什么“内人党”、“叛国分子”、“历史反革命”、“反动喇嘛”……应有尽有。每天，他们排着队，低着头，默默地去上工。

在场部办公室，我们见到了军代表额主任，他同时也是场革委会主任。

他微笑着与我们一一握手：“欢迎，欢迎！我们牧场现在只有一些锡林浩特知识青年，还从来没有北京来的知识青年，你们是第一拨儿。我们非常高兴你们能来。你们有什么困难，需要我们办什么，都不要客气。”

雷厦说：“我们希望能尽快给我们分配下去。”

额主任说：“我建议你们去三连，三连离场部只有八里地，非常近。这是一个农业连，住房子，开拖拉机，基本上都是汉人，不存在语言问题，比较适合你们。”

我们几个一听就急了。雷厦瞪大眼睛说：“额主任，我们要去农业连就不来内蒙古了，内地有的是农业生产队。我们千里迢迢来内蒙古就是为了下牧区呀！”

金刚接口说：“对，我们来草原就是为了下牧区。”

徐佐也附和道：“我们要图住房子，图生活方便，就不来内蒙古大草原了。”

我说：“真的，把我们分得越远越好。我们到这儿就是想离大城市远点儿、离人多的地方远点儿。”

军代表沉思了片刻，微笑着说：“可以呀，那你们就去七连额仁淖尔吧，纯牧区，离场部有四十里地。”

我们又高兴地到场部供销社库房领到了羊皮、毡靴、草原帽等一大堆御寒物品，放到自己住的炕上。

山顶不解地问：“一个皮得勒用八张羊皮，这皮得勒得有多大个儿啊！”

雷厦笑道：“听牧民讲，皮得勒又是外衣，又是内衣，又是被子，又是褥子，又是厕所。我们东西这么多，必须来车接。听额主任说，七连的马车过两天就会到场部接我们。”

在招待所等车期间，我们不懂规矩，常常偷骑牧民拴在木桩上的马。尤其是雷厦和徐佐都特别喜欢骑马，为此可没少挨骂。牧民们说，冬天的马，流一层汗，掉一层膘儿。但一听说我们是从北京来的，他们都立马止怒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——我们是高勒罕牧场的第一批北京知青，受到了特别的尊重和对待。

几天后，赶大车的老姬头来拉我们。装好了车，奔向东河。这是七连牧民们的冬营盘，在距离场部东北四十里的地方，与东乌旗格日图大队相邻。

马车像一只小蚂蚁，在茫无涯际的草原上移动。赶车的老姬头嘴里不停地唠叨道：“哎呀，这儿不穿皮裤可不行，棉的再厚也不顶！”他身穿皮得勒，蜡黄脸，小眼睛总眨，有几根稀疏的胡子，有点儿像个土匪。他搂着大鞭杆，警告我们：“你们出门可得小心，千万别迷了路，冬天要是迷了路你就等死吧。这地方年年都有冻死人的，哼，牧民们多经冻哇，可鼻子耳朵照样给冻掉。哈哈，白毛风要是来了，伸出胳膊都看不见。不是吓唬你们，这地方六月天还冻死人呢！”

听了老姬头的这些话，很激动，也觉得很好玩儿，令我们对草原有了一种敬畏。

冬季的草原灰蒙蒙的，埋在积雪下面的野草稀稀落落，露出一点儿枯黄的草尖，僵僵地伫立，偶有一堆牲畜的白骨散落在冰雪之中。纵目远眺，四面一望无际，只有一条大车道弯弯曲曲地伸向天边。

草原太辽阔了，辽阔得让人心里空虚、全身震慑。面对草原，多么狂妄自大的人也会感到自己的渺小，微若尘埃。最让人怵的是如此空旷的漠漠大野却寂然无声，没风的时候，连掉在地上一根草都能听见声儿。

白皑皑，光秃秃，平坦坦，苍茫茫，这就是草原。没有那种精致典雅的秀媚，草原以原始般的粗犷和莽苍屹立在我们面前。在北京是绝对看不到这种景色的，地地道道的、未被雕琢的自然美，沉默，糙硬，辐射着严酷的寒光。

我们坐在马车上，每人都盖着好几张羊皮——牧场发给我们每人八张羊皮做皮得勒。可时间长了，腿还是被冻僵了，不得不下车步行一会儿。

老姬头又说：“这不算最冷的时候，最冷时，你吐口唾沫，掉在地上就成了冰蛋蛋儿。”

能冻死人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啊，那么多北京知青投身到你的怀抱里，你不会总是这么冷酷、粗野、荒凉、落后吧？

“从现在起，新的生活开始了！”雷厦的眼睛闪闪发光。

金刚轻轻感叹道：“咱们够可以的，从没有路的地方，硬是闯出了一条路。”

徐佐会心地笑着。

我被冻得缩着脖子，心里却也在默默地想：我们没有通过学校分配，自己偷偷跑到内蒙古，并成功地在大草原上落下了脚。哈哈，虽然无组织无纪律，也达到了目的，其中写血书起了关键作用。我们离开学校后的第一个目标终于拿下来了！

写血书万岁！热血万岁！

冰冷的蒙古包

牧民们事先已把我们的蒙古包扎好。进去后，一个模样端庄善良的蒙古中年妇女很利索地帮我们把炉子点着，熬上茶。我刚想向她表示谢意，猛一瞥，发现她蒙古袍的背后缝着一块白布，上面用蒙汉文写着“牧主分子”，结果谁也不敢答理她，怕立场不稳。

当地贫下中牧过去从不搞阶级斗争，现在一搞，也相当厉害。他们发明了五类分子后背上缝白布条的法子，让大家都知道这是专政对象，要与之划清界限。我们还被告之贫下中牧家的蒙古包上都插着小红旗，没插小红旗的就是五类分子或有问题的人家，下包喝茶，一定要到插着小红旗的蒙古包里去。

到高勒罕草原住在蒙古包里的第一夜，令人非常难忘。

临睡前，往铁炉里倒一簸箕牛粪，憋了一阵儿烟，越来越浓，最后“嘭”的一声，跟爆炸一样，熊熊燃烧起来，把第一节炉筒烧得通红。毡子外面寒风刺骨，毡子外面却只穿着背心裤衩还热得满头大汗。那感觉真奇妙啊！但只要火一灭，蒙古包里就酷冷，几乎跟户外一个温度。我们每人除了被子外，又把发的八张羊皮全盖上，堆成厚厚一大团，且都蒙着头睡，否则冻耳朵、鼻子。

半夜，我身上盖的羊皮滚掉了，一下子被冻醒，只好当“团长”。蒙古包顶上有一个通气透光的大圆窟窿，透过它能看见天上的星星。外面实在太冷，竟然不敢伸出手把羊皮再盖好，只好硬钻进雷厦的被窝里。随我涌进被窝的一股冷气，雷厦叫唤起来：“哎哟，哎哟，你这脚跟冰块儿一样。”我俩屁股对屁股，裹紧被子继续睡觉，可怎么也睡不着了。透过一个缝隙，我望着蒙古包顶上的窟窿，明白了蒙古包里为什么这么冷——寒气就从那窟窿里直往下落。

想起了下午到达东河时的情景，气氛冷清，根本没有人欢迎我们，和报上说的完全不一样。只有一个黧黑的蒙古牧民骑着马，呆漠地望着我们，后来知道他叫斯楞。他刀刻斧凿般的脸冷冷冰冰，远远地跟着马车走了一会儿，